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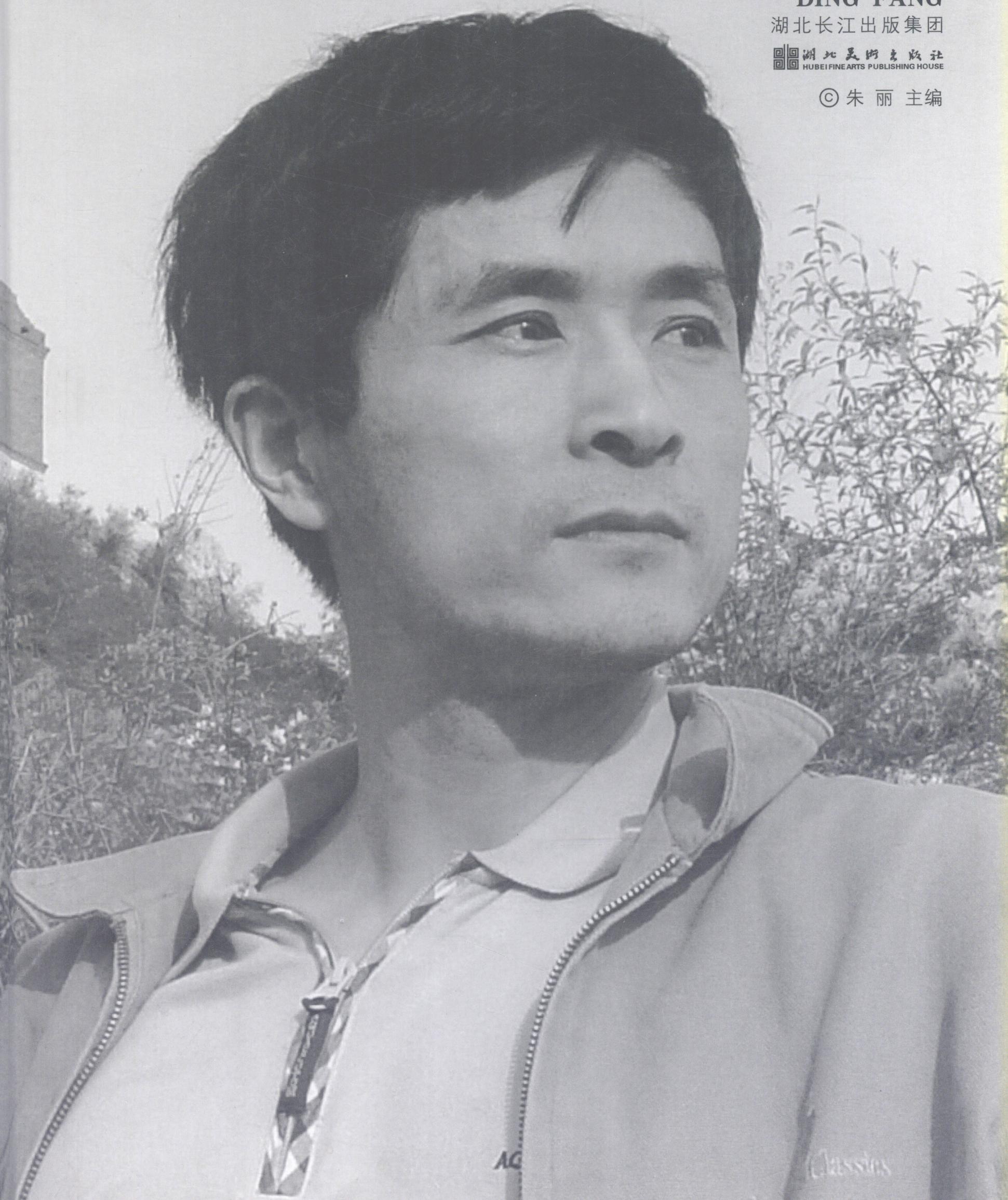
中国油画名家 丁方

DING FANG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美术出版社
HUBE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 朱丽 主编



中 国 油 画 名 家

丁 方

DING FANG

◎朱丽 主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美术出版社
HUBE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油画名家·丁方 / 朱丽 主编.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5394-1974-9

I. 中… II. 赵… III. 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34540号

中国油画名家·丁方

© 朱丽 主编

责任编辑: 袁 飞

装帧设计: 赵 宇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电 话: (027) 87679520 87679521 87679522

传 真: (027) 87679523

邮政编码: 430070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8

印 张: 12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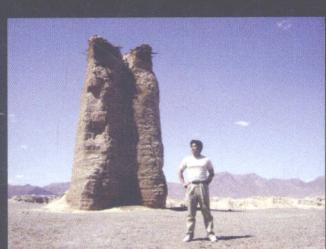
ISBN 978-7-5394-1974-9

本册定价: 150.00 元



中国油画名家 丁方

画家艺术简历



个人简历

1956年7月出生。
1978年 考入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
1982年毕业 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3年 攻读该院美术系油画专业研究生，导师为刘海粟、苏天赐。
1986年毕业 获文学硕士学位。
1986—1988年 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
1988—1990年 被聘任为《中国美术报》编辑。
1991—1998年 职业画家。
1999年 被聘为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教授。
2000年— 任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教授，油画教研室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油画学会理事，南京博物院特聘画家。

主要参展情况及获奖情况

《第二届今日中国美术大展》	2006.12—2007.1	北京中国美术馆
《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	2006.12	北京·世纪坛
《学术状态·中国当代艺术家邀请展》	2006.9.22	江苏省美术馆
《高空作业·丁方 刘虹 黄峻作品展》	2006.9	成都蓝色空间画廊
《大地与人·丁方素描展》	2006.9	北京aye画廊
《我心在高原·丁方个展》	2006.6	江苏省美术馆
《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2006.1	北京·世纪坛
《无尽江山·南北油画家邀请展》	2005.12—2006.1	江苏省美术馆 中国美术馆
《丁方画展·圣诞新歌》	2005.12	北京幸福村艺术中心
《大河上下——新时期中国油画回顾展》	2005.12	北京中国美术
《江苏艺术沙龙邀请展》	2005.11	江苏省美术馆
《墙·中国当代艺术主题展》	2005.7—2006.2	北京千年艺术馆、纽约州立大学
《自然与人——第二届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画展》	2005.7	北京中国美术馆
《精神的维度》	2004	北京中国美术馆
《首届美术文献提名展》	2004	武汉·湖北美院美术馆 获文献奖
《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	2003	北京中国美术馆·世纪坛
《今日中国美术展》	2003	北京·世纪坛
《第三届中国油画展》	2003	北京中国美术馆
《开放的时代》	2003	北京中国美术馆
《形象的再现——中国新表现性具象油画名家邀请展》	2003	上海刘海粟美术馆
《中国当代艺术五十家展》	2002	北京·世纪坛
《风化与凝聚·丁方艺术展》	2002	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南京博物院
《洛杉矶双年展》	2001	美国·洛杉矶
《中国当代艺术展》	2000	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博物馆
《丁方教授作品观摩展》	1999	南京大学
《中国绘画艺术展》	1999	香港展览中心
《亚洲艺术交流展》	1998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觉醒的中国”现代艺术展》	1996	德国·波恩
《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	1992—1997	香港·纽约·欧洲
《中国油画年展》	1995	北京中国美术馆
《中国前卫艺术展》	1995	瑞典·哥德堡
《‘94美术批评家提名展》	1994	北京中国美术馆
《中国首届油画艺术展》	1993	北京中国美术馆 获中国荣誉奖
《丁方油画作品展》	1991—1993	高雄·台北
《中国现代艺术展》	1989	北京中国美术馆
《走向未来画展》	1988	瑞典·哥德堡
《江苏省油画展》	1987	江苏省美术馆
《第一驿艺术展》	1987	南京艺术学院
《华东六省一市油画巡回展》	1986	华东六省一市美术馆
《丁方油画作品展》	1986	南京艺术学院
《江苏青年艺术周·大型现代艺术展》	1985	江苏省美术馆
《四人画展》	1984	南京文化馆
《丁方素描作品展》	1982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主要画集出版

1994年	香港艺术潮流杂志社出版	大型画集《丁方画集》
1994年	广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丁方画集》
2002年	香港王朝文化艺术出版社	《风化与凝聚·丁方艺术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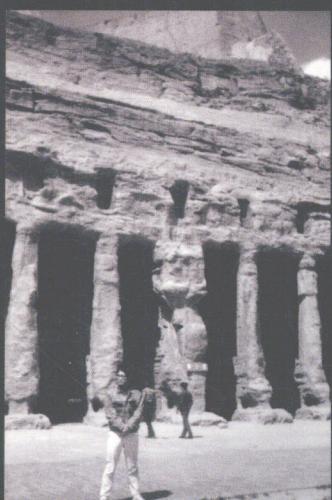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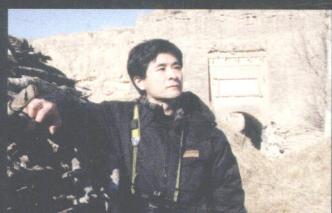
2004年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中国油画二十家·丁方》
2005年 北京艺术跟踪出版社 《人画合一》
2006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大地与人——丁方素描》

主要文集出版

1995年 北京燕山出版社 学术专著《风化与凝聚》。
1998年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个人文论选集《丁方文集》
2004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我心在高原——丁方》
(2005年4月再版)

作品收藏

中国美术馆收藏5幅
上海美术馆收藏1幅
广东美术馆收藏2幅
南京博物院收藏1幅
海外、国内、机构与私人有丰富的收藏



交织、凝聚与升华——读丁方绘画有感

彭锋

丁方画室里有一幅10多年之前的作品，最近他又翻出来重画。据说这幅画前前后后已经画过七八遍了，而且不敢保证这是最后一遍。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是什么原因促使丁方不断重画自己的作品？我们都应该知道丁方是一位十分严肃的画家，是一位追求完美的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要求可以用苛刻来形容，不到尽善尽美决不罢休。但是，反反复复不断重画，就超出了严肃对待艺术的范围，甚至超出了完美的范围，因为在我看来至少在这次重画之前，他的这些作品已近完美，由此一定有某种内在的原因促使丁方反复重画自己的作品。

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让我开始试图捉摸丁方绘画的动机，甚至开始探究艺术的一般本性。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摄影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绘画？

丁方不断重画自己的作品显然不是为了画得更像。就他眼前的这幅描绘黄土高原风景的作品来说，重画之后并不比重画之前更像黄土高原的某个地方。反过来说，如果只是为了追求画得像黄土高原的某个地方，丁方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煞费苦心地重画。别说像丁方这样的大画家，就是一般美术院校的学生根据照片很快就能将某个地方的风景画得像模像样。只要见过丁方的素描和速写，就知道他有极强的捕捉形象的能力。丁方反反复复地重画自己的作品，显然不是为了画得更像。在今天这个摄影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画家不是去跟照相机竞争，而是要去思考不能为照相机所取代的东西。如果只是画得像，在今天就还没有触及艺术的本性，还没有进入艺术的殿堂。

如果说丁方的绘画不是以再现为目的，那么能否说它是以表现为目的？我们知道丁方酷爱音乐，而音乐是一种表现力极强的艺术。能否说丁方不断重画自己的作品是为了让自己的作品像音乐一样叮当作响？这种说法在比喻的层面上是成立的。我们的确从丁方那些反复涂抹的作品的肌理中感到了一种醇厚的情感力量，像音乐，也像诗。但是，如同克罗齐和科林伍德所强调的那样，表现艺术是一种直觉艺术，只要在头脑中直觉到了一个意象，整个创作过程就已完成，至于用什么手段把直觉到的意象表达出来并不重要。如果创作过程本身都无关紧要，那么从一般的表现论里面也就很难找到对于丁方不断重画自己的作品的合理解释。更通俗地讲，表现论更支持那种快速的作画方法，特别是即兴的表演艺术。

我们还剩下关于艺术本性的一种著名的说法，即艺术是创造。艺术的这个特性在20世纪尤其受到推崇。自从20世纪以来，艺术常常被狭隘地等同于追新求异的实验。显然，丁方的绘画不是这种追赶潮流的时髦艺术。如果是追求新异性，丁方就不应该反复在同一幅作品上不断重画，而应该从不重画任何一幅作品。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理解丁方的艺术呢？它是那么的令人震撼而又耐人寻味，让人惊讶与流连。我总觉得丁方的艺术在某一点上停了下来，他在反复追问和思考一个东西，因此丁方的艺术是考问型的艺术。他所考问的那个东西，如果我们可以借用保罗·蒂利希的说法的话，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终极实在。所谓终极实在，在保罗·蒂利希看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终极的、无限的、无条件的方面，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底层，是人们信仰的对象。不管任何形式的精神活动，最终都会遭遇到这个层面，因此任何形式的精神活动中最终都会遭遇到宗教信仰的维度。对这种终极实在的追问和关怀，使得丁方的艺术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是不难理解的，但这并不等于丁方的艺术是类似于像佛教造像或基督教唱诗之类的宗教艺术。许多宗教艺术都是一些纪念艺术，目的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某些具体的宗教人物或故事的记忆，或者为了图解某些抽象的宗教教义，它们并不以追问终极实在为目的。对此，贝尔有清楚的认识。贝尔明确指出，许多宗教绘画都是一些描述性的绘画，它们是宗教信条的表现和展示，但只要一幅画是一件艺术品，那么它与信条和教义、事实和理论就没有关系，就像它与日常生活的利益和情感没有关系一样。一幅画要成为艺术，就必须触及到人类精神生活的底层从而与终极实在取得某种联系。

那么，这种终极实在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对于终极实在的追问会导致丁方反复涂抹自己的作品？如何才能欣赏这类作品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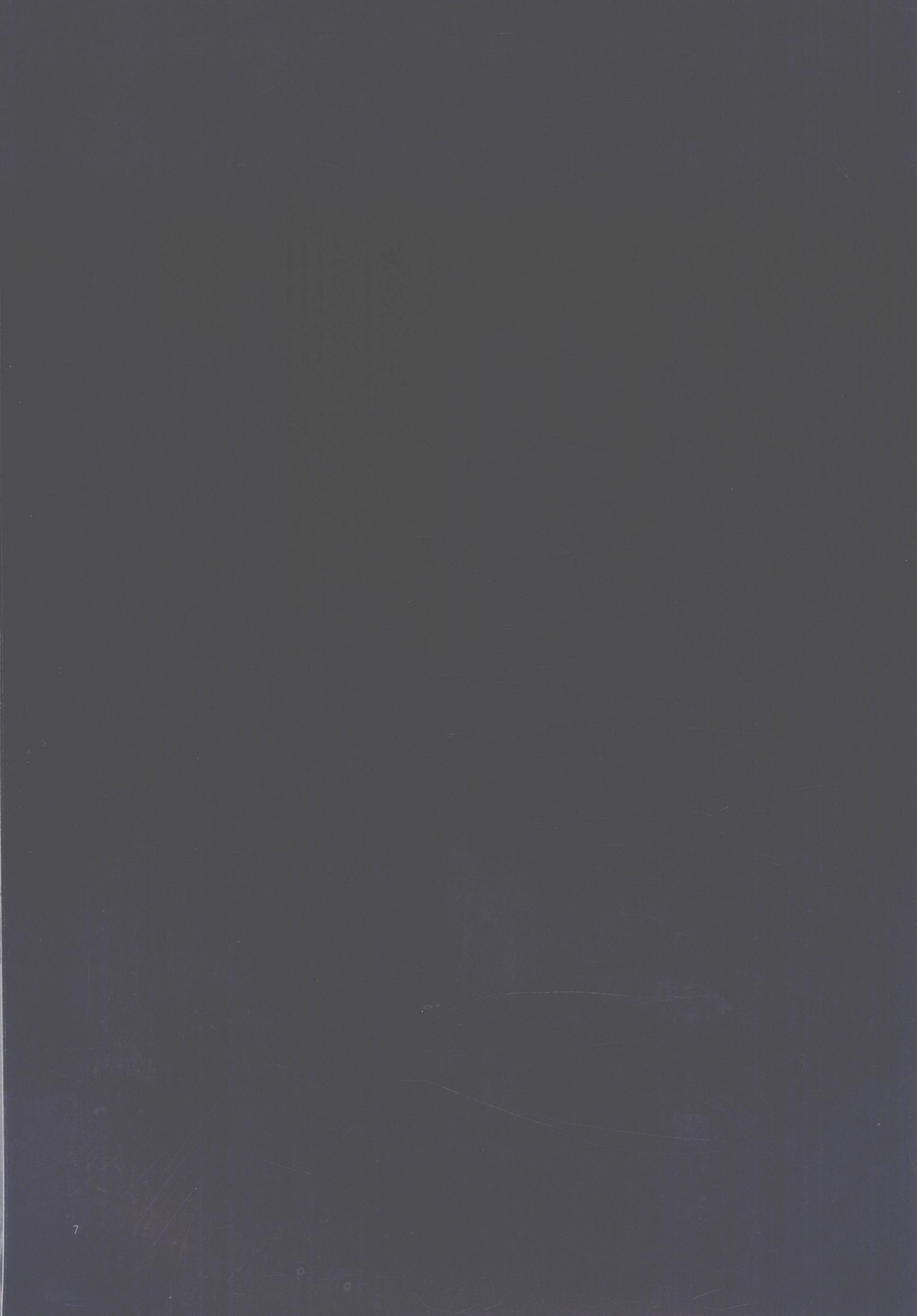
终极实在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底层，它吸引着人的思维，却又总是处于思维所及之外，它在人类思维的追问下不断后退，以至于我们不可能拥有任何关于终极实在的知识。在保罗·蒂利希看来，终极实在是信仰的对象；而在梅洛·庞蒂看来，终极实在是艺术表现的对象。也许正因为看到了宗教与艺术都是对终极存在的关切，因此贝尔说艺术和宗教都有把人提升到超人的狂喜境界的能力，两者都是达到心灵的非尘世状态的手段。由于终极实在的不可知性，借用康德的术语来说，对于终极实在地表现就只能是一种“负表现”。由此，我们可以找到理解丁方反复重画自己作品的契机。丁方在画布前面的犹疑、踯躅、反复涂抹，不是因为技术上的考虑，而是对终极实在的考问，在不断试探性地触及人类精神生活的底层。丁方的绘画语言和他所塑造的有意味的形式，形象地传达了他追问终极实在的心路历程：艰难的跋涉、痛苦的搏斗和胜利的狂喜。正因为丁方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底层，因此他的绘画语言中所传达的心路历程就具有了更大的普遍性，它不仅能够引起受中华文化哺育的炎黄子孙们的共鸣，而且能够激起所有不断进行自我超越的人们的同感。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丁方的风景主要与黄土高原的特殊景观有关，但他的绘画所传达的那种精神气质超越了地域的局限。

丁方艺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将这种精神追求抽象化、标记化，他一直在追求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艺术特有的表达方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说丁方的艺术是纯粹的艺术，而不是某种抽象的观念宣讲，也不是具体的图像制作。由于反复重画，丁方的绘画语言具有厚重的感性密度。在这种极具感性密度的语言中，各种色彩交织在一起，过去、现在、未来交织在一起，天、地、人交织在一起，感与被感、看与被看、触与被触交织在一起。丁方的绘画让我想起了梅洛·庞蒂的《塞尚的疑惑》。在梅洛·庞蒂看来，塞尚的绘画表现出对自我与世界交织一体的那个领域的迷恋。如果保罗·蒂利希对于作为信仰对象的终极实在总是语焉不详的话，梅洛·庞蒂对于作为艺术表现对象的终极实在则确有所指，它就是这个主客体交织或融合的领域，精神的肉身化与肉身灵性化在此相互交织。这个领域是沉默的、交错混乱的，以绘画表现最为适宜。与塞尚相比，在丁方的绘画中，自我的内涵要丰富得多，自我的存在既包括生物的层面，也包括文化的层面和精神的层面，与此相应，世界也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不仅体现了大地的物质性的沉重，

而且体现了人类在大地之上游走的文化踪迹，还体现了某些超越大地之上的精神光耀。所有这些层面都交织、凝聚在丁方的绘画之中。我迷恋丁方绘画中的这种交织和凝聚，以及由交织和凝聚所形成的有力的升华，因为它充分显示了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困惑以及对这种困惑的一种别具一格的解决手法。也许没有人像今天的中国人这样面对如此多的交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阻隔之后，各种各样的信息如潮水般涌来，只有那种具有异常坚定的气质的人才能不至于迷失在如此混杂的交织之中，才能找到解决这种交织的新异手法。在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人们都在期待这种解决者的出现。丁方就是绘画领域中的这种解决者，他以自己独特的气质、风格和手法，找到了解决这场交织的办法。

绘画不是在画家的眼前，而是在他的手里，这是杜夫海纳对于绘画的精妙总结。手是表现那种主客不分的身体感知的最佳工具。当我们两手交叉紧握时，我们就同时感觉到触与被触的交织。丁方之所以能够形象地体现这种交织，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在大地上的不断行走和在画布上的反复涂抹。通过不断行走，丁方建立起了他与大地的身体关联；通过反复涂抹，丁方建立起了他与绘画的身体关联。绘画是一种劳动，尽管杜夫海纳的这个断言在今天这个充满观念的艺术界中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但却道出了艺术的真谛。艺术不是模仿，既不是对自然的模仿，也不是对图像的复制。艺术是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成果，每个劳动成果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物。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可能见到与丁方绘画中一模一样的山；在丁方的画室里，我没有见到任何两幅一模一样的画。不通过丁方的绘画，我们看不到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黄土高原的精神气质；没有对黄土高原的身体经验我们很难理解丁方的绘画。塞尚说：“风景用我来进行它自身的思考，我是风景的意识。”石涛说：“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子也。”我在丁方的风景画中，看到了画家与风景的这种肉身化的交织。

丁方的绘画让我伫立、逗留，让我振作、奋发，让我面对伟大的自然和文化而满怀崇敬，让我因为自我的渺小和短暂而深感谦卑。在这样一个精神浮躁甚至错乱的时代，丁方的绘画无疑是一剂医治精神疾病的良药。



我从长河的那边竟渡过来……

丁方

我从长河的那边竟渡过来，迎着曙曦的微光，朝着那座高高矗立在荒原上的城，深怀着不可名状的祈
祈：这城的秘密？并一再追寻那被忘怀在最深处的……

钻过城垣那个早被遗忘的隐秘出口，返归陡峻的岸边，蓦见大河彼岸无尽的灿烂大地，那说不出的历
史苦味，贯穿在我所感受到的东方命运之中。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个体的生命中被强烈地体验到，这使
我激动万分，以至手指触到了画笔……

我的画面上只出现最本质的东西，多余的东西都割舍了，就像除去饰物的人体。愈单纯就愈有力。比如在画“城”时，不过多地改变城的原形，仅止于简练单纯就够了。如果打破它原来的形态结构而重新组
合构造，虽能获得某种新颖的形式感和活力，但同时也损失了它的原始力度——而这正是我满怀热忱追求
的东西。我不愿付出丧失力度的代价，不管其后能得到多少补偿。

我愿意尽可能单纯，在简练的画面上十几遍地画，红、黄、蓝、绿在这里被消除又在那里出现，它们
不断吞噬、消解、融合着粗砺的激情与细腻的沉思。在慢慢地趋近我所要表现的境界过程中，最终凝聚一
种深沉力度的空间。

不知从何来的光，那是心灵所赋予的，它迷漫在天空，投射到坚实的大地，给予命运的色彩，这神秘
的色彩昭示着那永恒的未被晓知的一切。我始终认为东方大地中尚缄默的伟力，便是它今后赖以跻身于人
类未来文化之林的根基，暂时被笼罩在悒郁氛围中的信念，一定会凭着自身的力度而奔腾燃烧。



此岸的视界 2003年—2004年 综合材料 175cm × 275cm



某个灵魂的殒灭或许在此岸是无声无息的，但在另一个世界里，它的印记却永不磨灭。

不灭的城
2006年
综合材料
91cm × 117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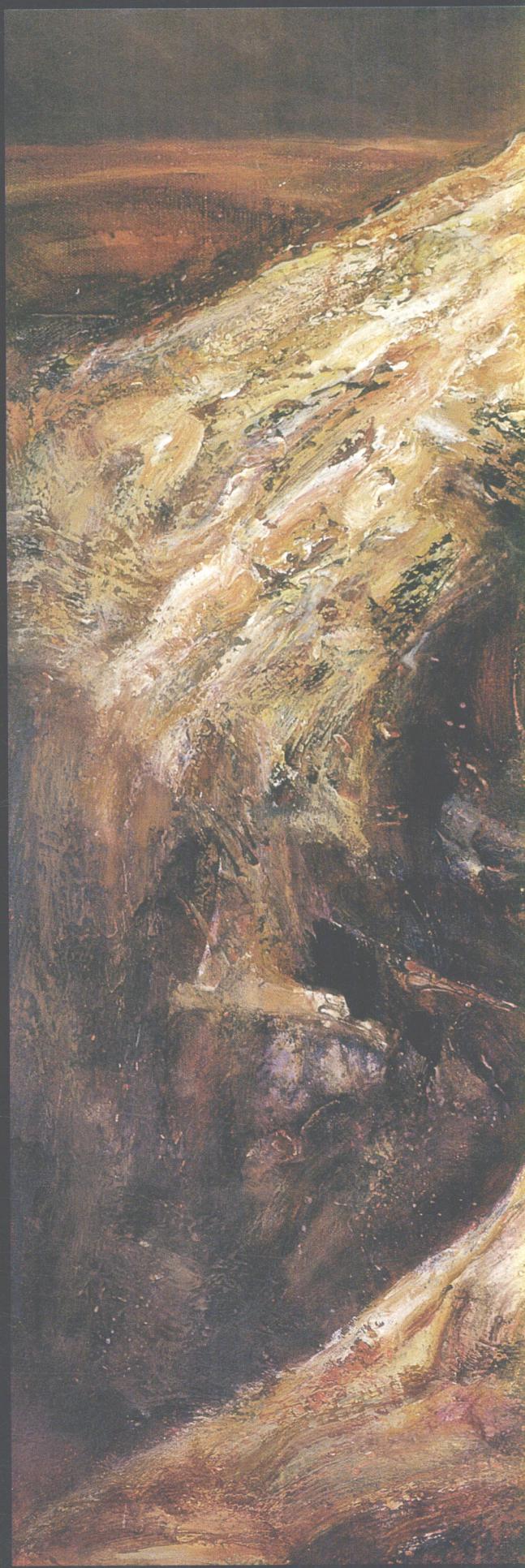


在类似黄土高原的崮峁上，一座古代城堡般的遗址巍然屹立在昏暗之中，它的脚下是如岩浆翻滚的大地，一种超然灿烂光辉，从古城堡的内部透射出来；它不啻是画家内心追求的昭示。



丁方 2005-2006年

剑锋
2006年
综合材料
91cm × 117cm





在暗红的色调中，山形的走势如倚天的剑锋，斜插于苍穹。峰峦背后的一缕神秘之光，为这情景打上了“纯粹精神”的标记。